



論語說郭

三

□ 12
3115
3



3115
3

論語說郭

小鳥氏

節述而 韓退之曰先儒多謂仲尼謙辭失其旨矣吾謂

仲尼傷已不過歎其道若老彭而已論語筆解

刑曷曰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

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

世本云姓箴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

年八百歲箴音翦一云即老子崔云堯臣仕殷世

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彭是彭祖

張和仲曰老彭王輔嗣揚中左皆以為老聃也三

朱彝尊曰
鄭本老聃
為老聃
祖

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為尹於述而不作則
老彭之為老子其說古矣軒百
趙翼曰論語比老彭諸家註不一包咸曰老彭
高賢大夫正義謂卽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
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
老彭卽彭祖明矣邢昺疏一云卽老子也此其說
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祖姓篋名鏗在高為守
藏史在周為柱下史而史記老子傳曰周守藏室
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以是參証知其
其為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嘗問

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問諸老聃可見
論語述古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
彭祖在殷已極老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
篋鏗聃則李耳既為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
殷末聃名見於周末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
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為顯頊元孫陸終第三
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彭鏗斟雉帝何饗
王逸註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饗之也又論語疏
亦謂堯既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泉之列彼可
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

鏗耳名各不同為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持名鏗矣。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即老子也。則又持名耳矣。安在義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名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別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古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為柱下史。是周初已為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洞二字。是成王時。或於稱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湯甫曰。周將亡。唐固謂伯陽甫。即柱下

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蓋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各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闕今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所云。壽七百歲者。於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荆

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而不
及老子。其論老子。開凡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
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為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
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為彭祖也。精意於養生。
治身服水。精粲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裏。
不如獨臥。近世道家脩煉。實本於此人。後以五千
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偽托於老子。而不知
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為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
典禮。控龍之嘆。且駁之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
是。後漢昏衰。楷僊老子入西域。為浮屠天神。遂以

好女堅卻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
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乘日精入國王夫
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興焉。是又開佛
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教
之間。迭遷屢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聃各
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曰吾以其誕生
而證之也。凡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嬪文字不
育。啟左脅三人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
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
顧顧僊所記淨妙之孕。亦割左腋。夫安女非卽

何有於我哉於言是於何物有於我哉毛奇齡力易辭亦不滿

女嬪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繫諸傳首遂分見若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然亦非異人之事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此並夫子所自任者以自任者而忽謙之聖言有倫不至詭悖至酒困數事此庸之又庸者以此作謙則過卑近彌過貶類詐大無理矣故近人有以何有則不難者如子言於從故乎何有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孟子於答是也何有類但可謂云爾為公西子說學不

厭教不倦為子貢說皆不難則驕言伐德又無是理誓求

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論語集解

此語又難解大凡何有作無有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故乎何有委是也此何有於我則又看當有云故云誰則有于我云不為我所故康成急看我獨有之句云此我當自育也彼之何有以何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袁了凡曰識豈如字後說也是也若以為記則陋矣且學記明介記聞之學而又此何委記哉不言而記與言而記同是攬塵障覺之事知新錄曰燕居不必是獨氣只與群弟子燕間相

朱彝尊曰
鄭康成本
燕作宴
徑
考

對亦是不然何以知其申夫。燃犀解

皇侃曰申申者心和也。夫夫者貌舒也。論語是也。詩

云挑之矢矢是亦謂其容之美舒。便和頌積于中而榮華發于外也

洪武正韻云如人余反與然同論語申之如也易

曰突如

甚矣黃大釋云只因周衰而道不行故不復夢見周

公則吾衰原非血氣壯暮也。不然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何必夫子而后有此語耶。燃犀解

蔡清曰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黃山

各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載石屏云窮者夢

富矣達者夢神仙。四書蒙引

袁了凡曰呂覽諸書載孔子好學夜則親夢見周

公而稟學焉此中人所難信然却是實理千聖一

心本無間隔我心融徹則所慕之古人自然于夢

中影現譬於萬頃澄潭不去而二者覲面相逢此

是實事。知新錄

志於何晏曰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之也。論語集解

陳氏曰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暇而離

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四書大全

節自齊自是自己之自上如連步以上記上謂升堂未

也。韓退之曰：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束事，但
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論語
焦弱疾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非
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
曰：吾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志。梁商曰：王公
束脩屬節，賈堅云：吾束脩自立，君何忽之。相謂降
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為束脩者。檀弓：束脩
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筆乘
○王勉夫野客叢書亦與此說同
林 曰：束，約束也。脩，脩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

朱彝尊曰：魯論若後，
傷異讀者，
未嘗無誨，
讀為悔，
經考

之中以脩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林子
表了凡曰：束，檢束也。修，治也。上進也。謂人潔已以
進，未嘗無誨也。於理甚通，但書傳言束脩多矣，皆
謂脰脯也。知新錄
趙翼曰：束脩有二說，其以為十脰脯者，本刑曷既
引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及少儀其以乘壺束脩
一犬賜人者，又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於境中而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匹，酒一壺，脩之禮
又闕元禮皇子束脩束帛一匹，酒一壺，二升
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

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此挺脯
為贊之証也宋夏英公鎮襄陽胡且以警發在襄
英公以精錄十疋贈之且還其五疋英公檢韓詩
外傳及服虔賈誼所解束帛弋弋之義同於束脩
束脩則十之脯束帛則卷其帛屈為兩端五匹遂
見十端表王者屈於隱淪之義也此亦十挺為束
脩之証也然漢書光武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
身自脩執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脩不觸羅
經注以約束脩整救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
整馮衍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歆傳太守薦歆束

脩至行皆以整束脩至行皆以整束脩飭為訓即
以之執論語自行束脩以上謂能飭躬者皆可教也
於義亦通至杜符薦伏湛疏內云自行束脩訖無瑕
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為臣子
忠孝交不貽瀆陳崇泰頌曰自初束脩折節行仁賈
堅謂荀羨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則又皆以束
脩為十五歲以上蓋十五乃入學學必用束脩遂
為故事也按餘
食毛奇齡曰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
未嘗飽也一曰吊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

不贊
惠氏乘
筆云石
經論語
舉一隅
下有而
視之三
字
節子

子習

藏謂晦
見也

雖不實署夫子名。但禮經出于七十子之後，多引

夫子名。此即以夫子之事為禮者。誓求

富而

郝京山曰：禮君將駕，則僕執策立馬前，鞭馬策

也。一名箠，一名撻。古用革以撻罪人，辟行人，因以

驅馬。後世以竹代革，故鞭從革從竹。書云：鞭作宮

刑。周禮條狼氏執鞭，辟行。此施于人者也。儀云：左

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施于馬者也。

論語

何此瞻曰：總注揚氏在天之說，蓋以命言，不如古

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

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獨以義言為

當，既引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之職，

士字亦有下落。伊川和靖以美言為勝，不知何以

却取揚氏也。發門讀

節子

在韓退之曰：三月嘗為音，傳寫古文誤分也。論語

○毛奇齡曰：三月，程子謂音字之誤，見大全小註。人多知此本唐韓退之說，而程子遵之，蓋唐人論語多異字，如寧予畫寢，置其杖而芸，若此字，則史記明云：開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曰：先儒謂韶盡美，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而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三月為音字之誤，學之

之說，蓋本史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

觀周樂自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豳箴以下備
三代之舞一王舞韶箴札曰德至矣大如天之
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
于此矣則魯未嘗無韶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
欲學之歸而求之魯可也為至奔而始聞之始學
之哉韶舜之樂也舜之後封于陳莊二十二年陳
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奔之侯使
敬仲為卿敬仲辭使為工正蓋陳氏博政于奔之
始也自是之後陳浸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平繼室
于魯子語叔向已有奔其為陳氏之訖至八年魯

亂孔子適于是聞韶則陳氏之得志于奔久矣三
月不知肉味蓋憂奔之將亂非學之也曰不圖為
樂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嘗是既奔侯與晏子坐
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
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
也已矣是陳之強奔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
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韶之
歎孔子其能自己乎是時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
之間說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
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恒弑簡公孔子沐

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則聞韶之歎豈聖人過

憂哉

佩章奔朝庸

節有吳因之曰丹有子貢之疑決非嫡孫守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但當收蒯聵以殺母得罪於父昔雖納之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或者父子為輕穎昭如子貢而未能決以此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所係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云則孤竹之鏡絕矣怨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暇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

譽能無怨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士虽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當日固無逆計後日又何悔恨由此觀之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救轻重之理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美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為也錄勉

袁了凡曰。蒯聵欲殺南子。不果而出奔宋。今云靈公逐之者。從尊也。公薨。夫人命公子勤為太子。郤不從而立。瓶。今云國人立之者。公之也。晉趙鞅納蒯聵于戚城。衛名曼姑。師師圍之。今云瓶拒者。惡瓶也。夷奔諫伐而餓。朱子信而載之。傳中。未朝。字士王直著夷奔十辨。甚明折。極言其無此事。此處只重遜國而逃。不重諫伐。削之可也。知錄
飯蔬 孔安國曰。既食菜食也。皇侃本。既作蔬。大寧純曰。按鄭康成注。喪服傳云。既於麇也。此說得之。蓋喪禮既虞。既食水飲。不食菜果。若據孔注。以既食

為菜食。則與不食菜果之文。相妨也。紫芝園漫筆

閻若璩曰。愚幼讀黃淳耀文。瓶。笑其不識字。或以為子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声。體也。實也。去声。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声。奈何通篇俱作臥而薦者之物解。或曰。題雖去声。之枕。而文以上声之枕。伴講。亦自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為之枕。照題云。稱此而為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却。題句作曲肱以為枕。以合此文。而後免不識字之謂。四昏
如我 分明是孔子五十歲以前。取語。史記不足憑。列

聘君曰。卒以學易。於文理不為穩。

何晏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

皇侃義疏曰。人年五十。應大演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也。以知命之年。讀至命

也。論語集解

郝京山曰。聖人學禮。動容周旋。無不是禮。三禮所載。制度儀文。皆芻狗也。聖人學易。動靜詔默。無不是易。周易所載。卦爻象辭。皆筮蹄也。無大過云者。乾文言。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者也。聖人憂患作易。非為小過而已。卦兌上巽下曰大過。大過者。往而不返。死喪凶咎之象。曰。君子以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如文王。原高周。際周公。處不造之家。然後謂之無大過。夫子哀春秋。亂世。五十學易。而後能脫。然無累說者。以為謙辭。非也。論語集解

毛奇齡曰。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一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五十不合。一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一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據前所云。則學易是兩時事。其年分不同。已畧可見矣。若後二說。則可疑者自在也。曰。人弟不讀書耳。按六藝文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畧中。有六藝畧。即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

詩書春秋為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有無既不
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
易與天地為終始五學於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
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
五十五年全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
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為強仕服宮之既
非為學既也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間五十而
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於思學易所謂
易則無既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為窮經之
年故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之不可易者若六十

以後則夫子是既將五學六藝俱自為刪定繼往
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禮記

朱彝尊曰魯
論告後儒異讀
者五十以學易
為示經考

又曰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
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張六十宿肉
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
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與
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而無開焉斯亦不
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可為學五十以後無復
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孔子六十二
始刪詩定禮并作十翼而陋儒妄謂七十始學易

此皆不學人所云。豈所望于解經者耶。全

子所毛奇齡曰。孔安國云。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

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恒俗。迥別。謂之莊

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是。

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使雅拜。一

類。

誓末篇

郝京山曰。此承上章聖人學易而罕言易。所雅言者。惟詩書禮耳。雅常也。正也。與俗反。尋常論道曰。雅言。詩書所載。皆切人情物理。凡俗古今。治亂興亡之迹。至于禮大小經曲。三千三百。莫不有呂節

度數。士君子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故曰執也。詩

書所言。皆約于禮。禮所履。皆著于詩書。詩書文也。

故詩書在。誦說而禮在。持循。皆夫子所雅言者也。

不及樂。樂亦禮也。故禮有記。樂無經。樂記即在禮

記內。儒者因謂樂經亡。不應雅言。既樂先亡也。或

云。詩即是樂。詩非專為樂作也。詩為樂作者。惟頌

耳。或云。何以不及春秋。春秋為禮壞作。執禮皆雅

言。則無禮者不言。自誓矣。故易曰。學。書曰。讀。詩曰。

誦。禮曰。執。春秋曰。知。論語詳解

張和仲曰。執字。當是執字之誤。隸書執執字相類。

執樂也。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子百

雅言。韓退之筆解作雅音，引孔註亦作雅音正言也。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註言雅音正言遂誤爾。

我生李南黎曰：夫子集古今道統之傳，全在此一節上見斷，不可作兩見之知。訖好古敏求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二句。知錄

王陽明曰：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唯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傳習錄

子不皇侃曰：或問曰：易文言孔子所作，云臣弑君，子殺父，並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答曰：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誦答耳，非云不言也。論語

又引一說曰：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

也。今

存氏曰。索隱行徑。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美。敬鬼神遠之。故不語神。四書大全

三人郝京山曰。此與見賢思齊章參看。人苟有志自

脩。觸處皆警心之地。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喪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頗與聖言相發明。同行有師。何往無師。不善亦師。何事非師。三人以我對善惡言。於三思三月之三。不一之辭也。論語詳解。徐富泉曰。三人是一善一惡似犬狗。大概中被二人者一善一惡似犬狗。

二三陸稼書曰。無隱乎爾。爾字。蒙引作汝字解。言無

所隱於汝者。未不必即作語助解。似捷。因勉錄

聖人李卓吾曰。此子曰字。非衍文。最有意味。蓋夫子

說到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思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人者。斯可矣。此段光景。却從暗度。故仰而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云云。記者下此二字。便把當日俯思仰嘆光景。盡由真傳神手也。經書中如此妙處不少。都為俗儒抹却。可不痛恨。

子鈞師說曰。綱似是綱字。譌宿是棲宿。不獨夜宿。蓋有作就作事言。非著作。

苞咸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論語

皇侃曰。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文互文亦從可知也。論語

互鄉張南軒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礼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與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其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

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四卷

皇侃曰。互鄉有一少兒。來見孔子也。琳公曰。此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

皆專惡也。論語

郝京山曰。互鄉人名。進退不分。曰互鄉。與向同。童子。夫子之將命者。見引之使見也。門人。夫子之門人。如子路子夏輩。論語

陳司曰。司敗未明指要。吳事。故據問而答之。

知字虛者。不直指習于威儀。解

又曰。謂之是。昭公上告宗廟。下示臣民。長女曰孟。

朱彞尊曰。鄭本陳子敗。為人。名齊大夫。考

宋姓曰子易吳女為宋女掩同姓之失也。上全
子與蔡清曰與人歌共歌也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
自歌也。四書

郝京山曰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聲咏
有上下如草木有柯葉也。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
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木倨中矩句中鉤繁之乎端
如貫珠。詳論語

文莫躬行君子身自行君子之行也。正解為躬行之
君子解誤也
毛奇齡曰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於今言文不也。
則意文莫二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即邢氏

名聖節
朱彝尊曰魯
論語正唯弟子
不能學也讀
正為誠。程氏

既矣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
矣仍不明白為何等語及觀晉書稟肇作論語駁
有云燕奔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
字為成語實証又陳騷雜識云方言侷莫強也凡
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侷莫則文莫文無
文不侷莫總屬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
則吾亦從人於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學以視躬
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於未耳此專言行不言
文。誓求

子疾吳孫石曰禱可也請禱不可也子路自禱則是

愛之情。請于夫子則禱出于夫子。而夫子有求福免禍之心。正四解

郝京山曰。誅累也。累死者生乎。實行於今。輓辭行狀之類。即其所以為謚者也。爾不知何指。子路引之以證。昔人有禱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或曰。誅禱祀之各也。士喪禮。疾病禱。五祀周禮。大祝掌六祈六辭。以事鬼神祗。小祝掌侯禳禱祀之祝號。以祈福祥。而子路不及。可知。儀禮周禮多後人附會耳。丘之禱。久一語。甚含蓄。任而非誇。自言平日兢業。不敢獲罪于天地鬼神云爾。朱註云。無善可

遷。無過可改。素行合于神明。不似聖人語。論語解

金仁山曰。古本論語元作謚。說文引論語云。謚曰

禱。爾于上下神祗。謚亦作禱。禱也。累其事以求禱

也。其作誅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辭。同是力軌

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史書之誤。集註偶未之

考爾。四各通義捷大匡曰。兵之禱。又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增行心相百二十善

師說曰。禱爾于上下神祗。周官有此語。爾作祠。蓋古通用。

節君子馮厚齋曰。蕩々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々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四各大全○陸稼谷曰。坦直

捷原非以坦字常字也。
細味蒙引存疑似太拘。

論語說郭

泰伯篇

節泰伯三非三次謂其讓之狀有三跡也。

范寧曰有二狀一云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令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為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及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

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
三讓也。繆協曰：泰伯三讓之所為者，季歷文武三
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論語
顧炎武曰：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
則泰伯之時，周日以疆大矣，乃祀之，未萊而不反
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也。註
曰：於南宮造摺，據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
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
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祀其功，彝鼎不銘其
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

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
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錄
又曰：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
爰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
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
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大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
子作論，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
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
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
之失者矣。上

圖若璩曰集註莫不善於大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近大已氏尤加傳會殊可痛疾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為尚論編刪竄未出正之曰辭取之際惟聖人者為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夸叔齊天下之美士也伯夸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愛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為聖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

夸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夸之事遂伯夸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天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大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後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為昌之終必翦商為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耳是固為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於與之竝立于此大王賢者即心為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亦弟亦將終為叔齊不忍受是亦夸之終不獲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天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

且如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彊謂其全君臣之義。夫身於高獨非君臣而乃以蔑蔑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為傳之者地乎。而子乃曰至德乎。夫德莫先于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為乃匹夫匹婦之為。当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為当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四唇 郝京山曰：泰伯與仲雍同逃也。而夫子獨稱泰伯何也。泰伯適子也。固本伯之國。伯既為季而逃。則仲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三讓終辭也。凡初辭曰禮。

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至于三而辭始決。主人不再致。客遂退矣。故不受曰三讓。解者鑿為之說。非也。或疑大王不宜蓄翦商之志。引說文翦作戩。訓善。亦非也。蓋翦商本魯頌之誇辭。即指大王左季歷事。何足大王累。詳論 而馬融曰：絞。絞刺也。論語集解 ○皇侃曰：對面。繳韓退之曰：絞。確也。筆論 刺。語集解。他人之非。必致怨恨也。郝京山曰：蕙與猓同。猓之然。恐懼貌。單帛曰絞。禮有絞衣。揄絞。縊殺人。亦曰絞。左傳：絞縊以戮。皆急薄意。直則絞。如子證父之類。故舊不遺。不以小怨。

棄大德也不偷有餘也寬綽之意偷不足也朝不
 謀夕曰偷詩云此今兄弟綽々之餘即不偷也通
 章六段用六則字作轉語分為二章者誤詳論語解
 節曾子曰戰如兩軍之交戰不勝恐懼競如敵
 人之競敵不勝戒謹然犀
 節曾子皇侃曰鳥之臨死唯知哀鳴而不知出善言此
 則是鳥之常人之將死必宜出善言此則是人之常
 也論語此說得之
 鄭玄曰動容貌能濟々蹙々則人不敢暴慢之也
 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也出辭氣

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論語集解

曰曾子所言何時非善曰將死言善者只
 為感動敬子使知所記取矣然犀

閻若璩曰毛傳直言曰言說文論難曰語韻達

既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

以知論語註兩改直為自亦有本但宜註於寢不

言之下不宜註於曾子言曰下註會子言為自言

似益敬子來問疾曾子會不照顧之矣曾子以捷

魯卿也徑告以君子脩身為政之道不及病勢云

何其真人將死言也善已疾之不可為亦具見焉

言之無不周備如此四谷

地

曾子苞咸曰校報也論語

曾子閻若璩曰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

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

五已下增二字妙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即十

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尚為未成丁者

徑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適市之童李密應門之

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柰何但以幼小混解

過至後人動稱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

五年者解矣四書

節民可郝京山曰民之言冥也往來因循曰由測度隱

微曰知使教使也使之由謂命官教學道以德再

以禮也不可使知謂上達難傳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巧也先儒謂聖人非不欲使知之不能使耳

此曲為聖人回護論語

節如有郝京山曰墨子云昔者周且朝讀書百篇夕見

七十七故佐相天子其脩至于今說苑云周公攝

天子七年布衣之士執贄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

屋所先見者曰十九人。晚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
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使周公驕而且吝。天下

士至者寡矣。論語詳解

三年。孔安國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

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論語集解

湛甘泉曰。穀者。祿也。至者。及也。學三年不及於穀。

不求爵祿也。爵祿不入其心也。心不累於爵祿。其

志篤矣。知新日錄。○以穀為祿。不始集。註皇疏。美

同安國疏中孫綽既唱之。其不至不易得說。與孔

郝京山曰。卽先難後獲之意。三年言其久。於三月

三思三省之三。非一之辭。至。盡也。穀。善也。獲也。耕
者所獲曰穀。播穀望獲。為學望善。不至於穀。不自
以為盡善也。力學三年。必有所獲。而能若無若虛。
不自足其善。是真知道無盡。學無盡。可謂好學者
矣。故不易得。論語詳解

節篤信皇侃曰。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故守死善道

也。論語詳解

黃葵峯曰。守死者。守之以死也。非謂便死也。於云至

死不愛。即死而後已之意。所以甚云其守之固也。知新

節不在郝京山曰。或曰。夫子之於是邦。必用其政如何。

曰有聖人之志則可。聖人未嘗謀之也。謀有顯于

意。論語
詳解

師

擊朱子曰。自閔之。睢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

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大全

注

大全小注曰。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

亂為首。其辭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

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

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

湛甘泉曰。始者初也。師擊作樂之初也。何謂閔睢

之亂也。以與師擊之始。互文也。而言其始終全美

也。亂者卒也。閔睢之作。自初而至卒。首尾之詳。

和盛而充滿乎耳也。蓋一唱三嘆。而有餘音者也。

知新
日錄

師

如陳新安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

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

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

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

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

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

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

進也。於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四谷大全○師曰：大全新安陳

說可從

皇侃引一說曰：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時也。論語

若逢其時，則已直道嘗用也。論語

毛奇齡曰：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為而治。

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為之學，非聖

治矣。衿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使

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

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

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稽求

大哉成功文章，堯之德雖不可得而名也，可其見者

魏々乎成功，煥乎文章而已。圈外尹說謂所可名者，

非也。何灼瞻曰：總注所名者，此名字仍當作見字。

舜有季南黎曰：於斯為盛。自唐虞交際之盛，直到今

方盛。知錄

金仁山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與集註

合。亂字從爪，從系，從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

後人亂字加乙，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

書以以尚訓治，其加乙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

以亂訓治而商為煩亂乃通四昏大全○鶴林玉
之落英秋者云落初也如符初英也
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擾為
馴以慊為足以時為匹以原為再以落為萌

郝京山曰舜臣曰治武臣曰亂堯舜閑治湯武撥
亂世運不同也詳論語

又曰三分有二謂文王有天下人心大半云爾服
之附體以於帥也民心不服文王帥以事紂也文
王非真有天下土地人民之二受其朝貢也非與
紂畫地分壤也懷民心附耳註既謂雍梁荆豫徐
揚六州歸文青兗三州屬紂因討二南江漢汝墳

易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推之然謂梁雍等州去商
於可謂冀青兗屬紂豈獨無一民心附文王者乎
亦拘矣上

顧冬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
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我行者而太妣也姜自在
宮室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
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北雞無晨北雞之晨惟
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為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

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注
曰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闕疑可也又曰昏大
得壁中古文論語為改今文

哲亦惟十人史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為亂臣十人○日知錄

趙翼曰亂臣十人古本無臣字唐成石經亦尚無之考馬融鄭唐成註論皆云有父母而劉原父以為邑姜王西莊云蓋因唐時俗本誤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齊后妃傳論曰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為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考餘節尚音郝京山曰禮服有鞞鞞蔽膝也上古無衣裳以獸皮蔽前聖人制禮不忘古故其意為鞞符作蒂易作紱與蒂通蔽之名一名鞞一名鞞鞞字或

作鞞或作鞞用布帛為蒂為紱為鞞用皮為鞞為鞞為鞞鞞為鞞而鞞鞞又皮赤者論鞞詳解

論語說郭

子罕

第^{子罕}皇侃曰罕者希也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

萬物者也與者言諾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天壽

之目也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

為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論語

韓退之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

三者之道也李翱曰是仲尼凡於道則無不言但

之若未之見此罕言之義○論語筆解

揚山山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

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四書大全○魏水
聖賢之言仁多言其及人者若以仁為心體為全曰古
德則自孔門始探而出之聖人教人求仁之方多則罕言之仁蓋仁體與然
史繩祖曰利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
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
與字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謂子之所罕言者惟利
耳而所與者乃命與仁也佑學齊
姚承庵曰夫子罕言利惟與與其樂天知命者與
其安上敦仁者述四書
連卷無所成名鄭玄曰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

而已論語說得之皇侃謂孔子廣學道藝周遍不
可一一而稱論語是也

陳節齋曰益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四書

張南軒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

以偏成也全上○據此大哉

麻冕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

為之者女工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

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四書正

絕師說曰意必固我渾是私意觸遇而名異耳不

必分終始前後

韓退之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真

子絕二而已吾智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

即是無有己身也論語

辭畏畏當作圍字蓋以音誤家語孔子之宋匡人簡

子以申士圍之莊子云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又云孔子過於陳蔡匡人圍之三匝簡子將救陽虎

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其證如此

李南黎曰畏威同以兵威之也於云見迫於匡耳

時弟子懼故夫子援天自信直是教弟子養心不

動氣方法非取必夫之我佑也文以道統之流行

可見者言即綱常倫理之間是也知錄

曰論語緯子畏於匡非因類陽虎以陽虎象

臣顏高者去為孔子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

疑之耳終夜

趙翼曰子畏於匡史記謂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

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

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止孔

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

於衛然後得去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

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韓詩外傳云趙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終而圍解按甯武子乃魯僖公時人距孔子且百餘年孔子何由使從者假其名以免難火遷之附會固不必論至趙簡子將殺陽虎以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乱乎家語亦謂孔子以趙簡子好利必溺虎之說而從其謀以致禍敗今考虎之事趙鞅納蒯賈於戚曾迷失路陽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下救鄭也陽虎以

周易筮之曰來方吉不可與戰乃止虎之事趙子見於左傳者如此並無獲罪於趙之事也而韓非子又云陽虎遂於魯疑於齊而之趙趙簡子迎以為相左右諫以為不可簡主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術以御之虎不敢為非善事簡主之強幾至於霸則虎且有功於趙氏豈有致其攻圍之理况虎事簡子多年詎不能識而誤認孔子為虎乎匡之地風俗通以為魯邑韻會以為在陳留亦皆非晉地簡子又何從而要截之則外傳之說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簡子亦不經見則家語之說亦不可

信朱註但云陽虎會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洵乎斟酌盡善矣叢餘考

大宰孔安國曰大宰大夫宮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

也論語集解蔡清曰當取不但魯有大宰吳宋

亦有太宰故云四書

又曰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全上皇

也

宰曰皇侃本別為一章

毛奇齡曰太宰是吳太宰註曰或吳或宋未可知

也則不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

朱彞尊曰鄭
本吳大宰
註考

取焉得有太宰往宋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

會吳于鄆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與子

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與子貢語則為

吳太宰嚭公然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

太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

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

亦未可知第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大宰亦名嚭

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

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取

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又公然可知

誓求

鳳鳥

何此瞻曰不欲有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

瑞為言

美門讀書紀○高
中玄說亦與此同

襲鼎臣曰董仲舒云孔子曰鳳鳥不至何不出圖

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卑賤不能致也在西

漢鳳嘗見於潁川則是鳳鳥至魏晉間張掖出石

圖則類乎河圖之出矣然未必皆聖人所致也錄

錄

辭見張大岳謂虽少二字當在見之之上四書直解此說

於文理尤妙

高中玄曰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見弁

衰者與瞽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

何如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愛色而作

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

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卿黨亦記此曰雖狎必愛

雖藝必以其美一也知新錄

顏淵

李南黎曰循々二字只是勉々不倦之意非以

教有序為循々也博文約禮原無先后之序知新錄

徐泉泉曰卓爾是夫子之道顏子皆已行得高堅

前後在我矣但不免尚有安排處不若夫子圓活

朱彝尊曰魯
論冕衣裳者
讀為冕

又曰鄭本冕
作弁

上

朱熹尊曰
鄭本無病
字 經義考

子疾

周流從心不喻不著心思不煩力氣神無方而易
無体一切出於自然故曰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從
之正是從心不踰之從顏子大而未化在此卓爾
是大處未由是未化處上全

解直

黃勉存曰又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

四書大全

曰久矣是目疾病至病間眩而追言之犀然

解

韓退之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

○禮內則云不在
○欲飲極尊帝子
○又曰飲章而禱
○禱也疏云飲
○此細章以禱
○之云善則禱
○又云善則禱
○禱也疏云飲
○禱也疏云飲
○禱也疏云飲
○禱也疏云飲

是責子路欺天者謂子路則直無福必不以王臣
之臣欺天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論語

皇侃曰韜裹之也詩論若美疏○裹包也據之則

匱似為二物解極是也蓋以韋包之又容諸匱中

重襲也陳琳悼龜賦既擯且韜是其證也

張南軒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

未之喻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

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

敬何入而不自得也四書大全○集註君子所也

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得了中層解張彥陵曰

困只在君子居之一句上討神情

子在孫綽曰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既已晏矣而道於

不興所以憂嘆也論語

若未何叱瞻曰此章不必依史記講我門讀書記

節之何晏曰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

惜語之時也論語集解

節而有矣夫歎辭皇侃為為歎顏淵為譬解語集解是

也集註重勉人

毛奇齡曰苗是草之始生者不專指穀說文草生

曰苗是也此并不指草專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

實一類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

長其以苗為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

使贊曰振之子孫或秀或苗稽求

節後生王陽明曰無聞是不聞道非聲聞也

節三軍洪氏曰志氣之師也故以為喻四書大全

邢昺曰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相匹

配而已故曰匹夫論語正義皇侃義疏引一說

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節衣弊孔安國曰韞泉著也集註本此皇侃曰泉麻也

以碎麻著裘也碎麻曰緼故絮亦曰緼玉藻曰緼

為袍是也論語義疏

歲寒何此瞻曰歲寒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
是也此說本馮厚存為建丑月四書非也 歲門讀

曰語云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特歲寒
既不凋凋既後衆木爾記云貫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柯不改是也葉未嘗不易也松竹皆於雪霰之
際不凋至春夏則換葉記雜漢儒之言與聖人之

言迥然不同倚覺寮雜記
何此瞻曰須將范氏說翻轉看君子之在治世或

與常人無異唯至歲寒而其節益貞耳不重在旁
觀者說歲門讀

知者李南黎曰此摠作成德一介人說亦無先后之

序只是隨在而指其心体之妙處知新錄

可與姜南曰論語可與字章注引程子言謂自漢以

下無人識權字朱子謂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

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詳大全小注

今按陸宣公贊論替換李楚琳狀內有云夫權之

為美取類權衡之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

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美之輕重不差其

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枉而避重

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又曰
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
長於邪也致堂胡氏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
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
不及者然則權字宜公固識之矣而謂自漢以下
無人識權字者程子偶失之耳墨畬錢鑄
毛奇齡曰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共字節合作一章
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
接頗費理解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
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尚未達予嘗疏之云

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
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
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
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
遠之有蓋行權即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
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
魏遺老身為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
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
後使不澣濯不啖飲不沐棺槨不起墳堂家人不
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

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囑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及作正之一証也漢尚經學即休徵盛德不以學見然於能引經酌古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蓋亦取是文一再思之求

篇韓退之曰孔註於失其美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邪摧者經摧之摧豈輕重之摧邪吾謂正文倘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摧如此則理通矣論語

唐棣何晏曰唐棣移也論語

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四書大全陳新安曰詞意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上

論語說郛

鄉黨

節

朝與孔安國曰侃々和樂貌。闔々中正貌也。論語集解

馮厚存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為

下大夫之時。四書大全

輔慶源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

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々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

為聖人也。上全

節

君召苞咸曰躩盤辟貌。論語集解皇侃曰盤辟即

盤旋曲折之意。吳孫右

曰盤旋曲折之意不能進也。

蔡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四書

焦漪園曰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主命不敢內背

君也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賓命不敢外背賓也

知新

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

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四書

蔡清曰只是送賓出就館之暇未必一見成禮而

遂送歸其國四書

金仁山曰賓不顧矣此當以禮辭也古者賓禮畢

而出即不回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顧示易退之

義故皆曰賓不顧當時辭令遂謂賓去為不顧也四書

立不

李南黎曰立非停待止立之謂行之所至即立

也知新

又曰過位是路門外朝之位屏展也狀如屏凡門

屏之間謂屏之外門之內佇立處者古者朝禮君

臣皆立故孟子謂舜南面而立至秦尊君卑臣始

有君坐臣立之禮耳是時君尚未出視朝故謂之

虛位君既未出則臣僚東西相過辨論政事見虛

位如見君故色勃足躩而辨論之言有如口才短

之也色勃足躩在過之暇言不足在過之后臣北

面是君在堂下升堂云者乃君出相見正禮已早而暇命夫子升堂諮詢政事也則當攝奔而升之時恭慎以承寵異之命見其狀之如鞠躬屏氣之似不息攝奔與人同鞠躬屏氣與人異也

節執圭

朝翼曰論語執圭圭謂諸侯命圭按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傳守之鄭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夫所謂朝覲者諸侯親朝覲於天子也朝覲執則非朝覲皆不得執也非朝覲不得執則諸臣聘尚益

不得執也又按典瑞及玉人琢圭璋八寸以頌聘鄭注琢文飾也象耒曰頌特耒曰聘賈疏謂此上公之臣執以頌聘於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頌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琢文為飾耳據此則諸侯之臣頌聘於天子用琢圭也頌聘天子用琢圭豈有聘鄰封反用命圭者聘禮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琢之而已曰琢之者即所謂琢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琢圭則八寸侯伯命圭七寸琢圭論語注以聘尚所執為命圭

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正論

李南黎曰。失飪。只是生而未熟。不必泥註。主峯生熟。知新錄

又曰。割不正。不必專以肉言。不得其醬。非謂必欲得醬。謂不得所宜之醬也。觀其字可見。陸夏官明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非所割而割之。即不正也。如以為切肉不方正。陋矣。

李南黎曰。不及。亂。不醉而後能。註謂以醉為節。非也。醉則亂矣。知新錄

牛春宇曰。瓜祭。就是用瓜以祭。蓋隨時薦新之孝。如隨便用蔬食菜羹也。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茹。猷之。皇祖。是古人原有猷瓜之說。註引陸氏解作必字。誤矣。觀必奔如也。白文原用必字。又何將瓜字作必也。知新錄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毛奇齡曰。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既曰。祭。謂祭先也。即先世為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

瓜祭二字是以瓜為祭本蕘祭之有名者故與蔬
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
薄祭耳孔註三物則蔬食菜羹不止二物固為非
是若改瓜作必則并此兩經並見之禮祭而盡蔑
之矣解經者豈宜有此誓求

席不葉少蒞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
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
為正者也四書大全

刑曷曰凡為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
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

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
子不坐也正論

鄉人徐曰曰鄉人儺朱註儺雖古禮而近于戲非

朱尋尊曰
劉昭注續漢
書禮義志先
脫一日大儺
誰氏注云儺
却之也以葦
矢射之

也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儺高誘注曰大
儺逐盡陰氣為陽導與土牛同義今不戲擊土牛
送寒氣而戲儺之導陽氣可乎若以為戲則周公
所制之禮孔子所之事皆戾矣孔子朝服而立于
作階正信而好古上律天時者也徐氏

康子林希元曰愚意康子所饋之藥必是不對病故
聖人不用而托此辭四書存疑

朱熹尊
曰魯論賜
生讀生為
性經考

王觀濤曰未達是未知彼之藥有當於吾病否勉
錄○案皇侃義疏刑曷
正免亦如此看

節 廐焚李濟翁曰傷人乎不問馬辨文公讀不為否暇
錄。朱熹尊曰陸氏叙文於廐焚引王制注曰公廐也止

節 疾君哀了凡曰禮接君必主於作階病不能立而東

其首於作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也當然

耶知新
日錄

曰鄉黨朝服抱紳說文作袍許慎東漢時所

見論語本如此蘆蒲
筆記

節 入太皇侃引或說曰前是祀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

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論語此說得之

節 朋友於我殯夫子為之喪主也

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

之間周人殯於兩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

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

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四書大全○陸

吳氏以此殯也為館於夫子太擊即不館於夫子

而為之喪主即是我殯也誠館於夫子即非聖

節 寢不集註偃臥謂覆臥也非謂仰而寢

包咸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論語案皇本

偃臥上有一不字

蔡清曰朱子云女生必偃男生則必伏可見所謂

偃臥似死人者非謂覆臥也朱子之言出離騷四書

引蒙

皇侃曰眠當小敬不得直脚申布似於死人者也

論語

有盛尤西川曰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聖人之情安

於質儉饌盛則奢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立示不安

也以盛饌為禮禮果在物知錄

節斯虞氏贊曰山梁雌雉也時者

朱彝尊曰魯論車中不內顧無不字

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

張之雉性明徹知其非常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

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論語

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

美嗅依鼻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為嗅食之嗅則

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辨聖人也夫子

平日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容厄於陳蔡來衛

屢矣春秋之暇非夫子之暇也文章可聞適足以

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

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若形又安得而

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四書大全
吳臨川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
作當作歎字。亦象文之誤也。上

論語說郭

先進

先進。澶甘泉曰：先進禮樂，何以為野人也？存之於野人
也。禮樂失而有耒野之思也。後進禮樂，何以為君子
也。壞之於君子也。禮樂失而有傷旻之慨也。傷旻
之君子壞之也。何以謂旻之君子也？旻之士大夫
下也。君子於文王周公之時，文質當彬彬矣。自國都
而化之郊野，於是彬彬矣。及其文之過，而禮樂壞
也。亦自國都始。君子壞之，而野人質朴而不愛於
夫。昔之彬彬也，此夫子所以於幸其存之於野人。

也知新
節 德行 皇本此節別為一章其言曰初無子曰者是記
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論語此說是
可從也

毛竒齡曰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

傳亦云孔子稱之為德行稽求

節回也徐崑泉曰此悅即時習之悅夫子言之顏子悅

之而已知新

王陽明曰聖人言語本自周遍然道無終窮孰能
問難愈生妙美豈不是助顏子無所不說既無問

難即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我者

也四書正解此說
與圈外胡說不同

孝哉夫子於門人皆稱名於損無獨稱字之義毛竒

齡云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稽求

畜疑融釈周若璩亦

毛竒齡曰不問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

孫其釈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

昆弟間所言無可非問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

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

曰升閔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為孝臣以下

不問又有三說
黃勉存非問火
胡氏門人所記
或閔子賢十八
二八二字ヲ以テ
稱スト尤非ナリ

不非其君上為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
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誓求

節

顏淵毛奇齡曰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為大夫後不
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即陳恒弑君章子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
為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為字迴別隨大夫解作做
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為大夫故曰會
隨大夫後誓求

丘光庭曰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為擲也明日經
止言為擲是欲毀其車作擲耳非將為之也若為

車買其為擲之木可以請于他財何故特請其車

也且經無為之文何為妄說兼明

孔安國曰孔子時為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

可以從行是謙之辭也論語

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論語

大全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歿先於鯉故有

以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

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
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四書

節顏淵

門人為夫子之門人似是

後案三子夫子呼吾
門人之辭

或問八為非顏子之弟子

朱子曰。門人謂曰之門人。四書大全

季路鄭申甫曰。吾身亦有鬼神。所當事。顧得天之明

命是也。吾心之神。不覩不聞。莫見莫顯。窮理盡性。

至命事人。即所以事鬼也。知新錄

顧冬武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

上則為日星。文信公可以謂之知生矣。子曰成仁。

孟曰。取義而後無媿。贊帶可以謂之知死矣。

錄知

師說曰。死然蓋古語。謂天然而死也。小注朱子

未定辭。非是。於尋尋不死然不通。集解孔安國曰

不曰子路而曰由。為夫子之言無疑。然則或說以子樂為子曰者。似是。

朱子尊曰。魯論仍舊貫。讀仍為仁。疑考

朱以九曰。子樂非樂諸子也。記者欲侍時窺之。見得賢人氣象可摹。而聖不可摹。直謂之曰子樂而已。

閻若璩曰。子路會替丹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

顏淵李路侍。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

顏淵第二。故夫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閻

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閻子少子路六歲。但長

丹有子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舟以為此蓋齒

序者。非。四書

由之。曰不敬。非輕子路。謂由地位只如此了。燃犀

解

子貢李南黎曰子貢病痛與師同孰賢之問已有右

子張之心矣故一聞過不及之言而遂疑為師愈

其抑子貢而隄防天下後世之意至深遠矣知新錄

季氏鄭終泉曰周公豈是富於財貨者但不欲正言

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耳地方百里公車

千乘此周公之富也知新錄

曰日食則代鼓于社以陽責陰也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食故鳴鼓攻之然犀解

皇侃曰鳴鼓者若直爾而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

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者衆也皇侃疏

參也此章與次章合為一是也

李南黎曰辟謂凡事務為觀美須加學問以欽約

此心則華者實也知新錄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嘯論語集解○案皇本

容也畔嘯失容也

何此瞻曰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嘯是氣習之染門

讀書記

回也空中一東成額

億中圈内是褒圈外是貶圈内可從

姜南曰宋景文只會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考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叩船憑弒錄

何晏引一說曰。屢於每也。空於虛中也。以聖人之
善道。教數子之庶幾。於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
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
不能知道。論語集解。知新日錄。鄭中甫曰。貨殖
家類。因貨殖二字。牽就解。是朱子只嫌他空字與佛
山陳君舉解作心体。後人又因此牽就貨殖作多
字。甚明。不必曲說。

毛奇齡曰。數至空。匿豈常。既不空。匿耶。空者窮也。
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
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即呼貧為窮。此正本空字而
兼其義者。蓋家有虧。遺身有缺乏。歎也。亦貧也。生
計無去路窮也。家歎無日。羸生計有時絕。故曰屢

空誓求

幹退之曰。一說屢於每也。空於虛中也。此近之矣。
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
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殖
當為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愛未受性命之理。
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論語
子張顧冬武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
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
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

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虽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已。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之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不能成三代之治矣。知錄

韓退之曰：吾智善人，即聖人異名爾，豈有不循舊迹而又入聖人之室哉？蓋仲尼、梅子、張言，善人不可循迹而至於心室也。聖人心室，惟奧惟微，無形可觀，無迹可踐，非子張所能至爾。論語筆解
李南黎曰：未入云者，相近之詞，不入云者，相遠之

詞。善人尚在正路上，時有走作，尚未望見堂堂乎。

知新日錄

論篤何晏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論語集解

何晏此章合上章為一章。

韓退之曰：論者，討論也。篤，極也。是此也。論極此聖人之道，因戒子張但學君子容色莊謹，即可以及乎君子矣。論語集解

子路鄭申甫曰：兼人言其加倍常人，即兼道兼程之

意知新錄

苞咸曰。賑窮救乏之事也。論語集解

皇侃曰。敢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敢而問之。論語

子罕帶已載此說今復書聲可以甲士圍之。韓詩外傳。帶甲以圍孔子舍。說苑。匡簡

子罕帶已載此說今復書聲可

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是其證也。

也。

韓退之曰。死當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

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為死理也。論語集解

吳兩來曰。後非相失。正是殿的意思。明以一身捍

衛夫子。燃犀

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四書蔡清曰。

此說恐未然。蓋死非難。處死為難。故守死必善道。

此孔門之正義也。四書蒙引。

季氏鄭申甫曰。始作二子之非大臣。以斥季氏無君

之心。終許二子之不從。以斥季氏無君之心。始終同

一。為下不倍之意。知新錄

皇侃曰。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問者。由求

非大臣。而汝可謂大臣。故謂汝為異事之問也。論語集解

張敬夫論語說曰。不可則止。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朱子曰。後論朋友。初不可則止。深考。顏淵。希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云。云。意。正。同。今。亦。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文。理。竊。所。不。安。且。兩。句。文。同。不。必。指。意。頓。異。如。此。也。

子路 李南黎黎曰。有社稷句。不以事神言。云治民人

以守其社稷。知錄

案是故惡夫佞者。凡有三說。皇侃為古人惡解。論

既是一也。邢昺為衆人憎解。論語是一也。大全小

注。為孔子自惡解。是一也。大全為可從。

子路 不吾知。平居自負之詞。

希。疎也。鼓瑟希。彈瑟手遲而聲希也。亦自見曾點之

氣象。

孔安國曰。鏗爾者。收瑟之聲。

師說曰。洛非拔除。非溫泉。又非浴字誤。當如字。不假

別解。曾皙在者。不修邊幅。隨意說出。皆庶人分上事。

禮不下庶人。假令解衣浴水。亦何嫌之有。注家只管

替渠回護。非禮。則鑿見。且其言亦不過狀曾中一段

灑落氣象。若拘泥認做曾皙真愛裸體浴水。則太是

呆有餘。姚謂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

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

曾點便有不器意。此說得之。

鄭玄曰。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

也。論語

皇侃引一說曰。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

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論語揚榘曰：以吾一日長乎爾，長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哲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蒙，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夙乎舞雩，夙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乎抱閭擊折事，文通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為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唱然者，所感

深矣。此玉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為浴，非宋人竟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哲狂者也，未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錯壯心而耗餘生。丹錄李南黎曰：事莫大於宗廟會同，宗廟事指諸侯入而助祭於天之廟。知錄李九我曰：吾與點也，與字作共字解，如曰點也。浴吾與汝偕浴，點也。夙吾與汝偕夙，點也。詠吾與汝偕詠，飯意思。上韓退之曰：春服既成，非衣單袷之謂也。形容其出

遊也。浴當為浴，字之誤也。夙亦詠周之三月夏之
正月，安有浴而夙涼之理哉。論語筆解

曰鏗爾舍瑟而作，二句連作一句讀，以手推
瑟而起，其音鏗然也。然犀解

閻若璩曰：此文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既至春秋古
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
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
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者
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
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

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
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諸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
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文南英評曰：須將
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
案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
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於
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
王，大禮者，謂未至之既，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
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
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

禮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註相詔王禮也是也肆
師為承擯小行人亦為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
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為之見覲
禮又於諸侯曷與乎想李氏偶因論語相誰辟公
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為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
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刑曷
論若疏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詔擯
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
拂振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
願為小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

詔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妙已然漏却祭祀之
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魯語宗人憂
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其官一也是諸侯上
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
者謙而願為焉證據皆畫然奈何舍之而別為解
復有高心空服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四書
統北
又曰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願為小相焉即可使
與賓客言也赤自思從政為大夫豈妄思周天子
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言非人
也題已認錯當春秋既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

朱彝尊曰鄭
康成本三子
者之撰作僕
讀曰衽之之
言善也詠而
歸作饋酒食
也

年傳鄭伯傳王用平禮也杜註傳相也以周平王
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既能相禮者亦希鄭
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上非合周制若宜十六
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
等諸侯哉胡肱明曰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
未必然可知也
趙翼曰論衡云說者謂浴者浴沂水也風乾身也
然周之四月乃歲二月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乎
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餼祭也乃是二月中
罷見而雩祭歌特故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

也孔子與之善其敬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
暮春乃夏之正月而有浴與風之事本易啟人疑
余另有說在周時列國用夏正條內若王克所云
雩祭則又失之遠矣果如其說以雩祭調和陰陽
則亦為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赤非為邦歟又
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克以為歲二月此欲實
其罷見而雩之說罷見在二月故牽強附合如此
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論語莫春浴沂古有
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
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

然則浴沂蓋卽三月被除也韓昌黎註論語改作
浴乎沂又是一解閩百詩謂曲阜亦有溫泉但距
沂尚七里朱子初欲註浴為盥濯被除忽又接曰
有溫泉焉乃仍以為浴云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
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于川乎按此諸說惟
上已被除最為近理至王棠疑為白日中裸身而
浴則又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
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後餘

倉山居士曰青溪翁唯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皆夫子之言
非曾點問也人以為怪不知論語何晏古注原本作此解隨園
詩話

樂能無怨悔不知先人世奇之士豈重然必先論父
子兄弟後論社稷

斗吟... 卷... 人... 廿... 真... 心... 解... 父

